

例刊  
及部高  
新洋三  
聞元英  
中一三  
加角寸  
封中格  
面二  
全英  
刊元

報晶  
社山上海  
望平街

定價  
每份大洋  
每月大洋  
每季大洋  
每半年大洋  
每年大洋

凡購讀神州日報者  
附送晶報不取分文

製需界各  
版鋅 版銅  
角轉街平望路馬三向請  
房洋樓層五  
部版相照館報申  
蹟成其  
之出登報品期每開請  
片相照版期及畫事時版詳

上海五洲大藥房  
白米血 樹皮丸 海波藥  
THE TASHI CIGARETTES  
司公草烟弟兄洋南

深精學光  
三九五

新中國雜誌  
社出版部啓

篇小說集  
沈從文

却壽延  
膏玉種壽延  
造福齋藥廠

膨脹  
必性動如無可以妙有此  
休命刀若憂以藥

藥瘡  
丹肅龍

和盛  
號飾首

育亨賓片  
科發藥房謹啓

萬應消癰丸

新發明草藥

Doan's Backache Kidney Pills.  
背痛  
丸腎保製秘氏安兜



妻之間、或贊成、或反對、要皆一秉至公、各本天良者也、卽小子之滑稽、自命爲髡爲胡、又奚不可、蓋欲加之美、何患無詞哉、嘻嘻、

魚失火殃及城門

若愛同唱戲的稱海，原因是因為他們皆是北方人，很乾脆的，比那一班南  
方嫖客，膩膩歪歪的，實有過得多吃小，也是這樣，煎薄餅炒肉絲，  
油炸肺肝，多夾夾口，要是蹄筋炒冬，真個我熟牙齒咀嚼呢，人說武人  
人牽絲拔脈，其實北方武人乾脆，南方武人，也是牽絲拔脈，不信  
試看，南方人分契，他們說打又不打，便是打起來，暫時也無清頭，那像北  
方人分契，說打就打，一打就分出高下，分過高下，沒錯的認錯，說得嘴  
說得嘴，說多麼乾脆，乾脆從前多以為，斷才造反，三年不成，便是那個  
秀才，一定是南方秀才，若是北方秀才，斷不會如此，現似全不是個秀  
嗎？雖然造反二字安不上，總算是打仗，何以三成就成功呢？但乾脆和乾  
脆打仗，才能這樣，若是和牽絲拔脈打仗，恐怕北方秀才，也同南方秀才  
一樣呢，現在我回臨陽，排場過了，筒或東西，只好一齊興索罷了，  
將乾脆的抽換了，弄假了，那麼，這些東西，只好一齊興索罷了，  
乾脆的抽換了，弄假了，那麼，這些東西，只好一齊興索罷了，

高碑店 有序

曹鏞、曲同豐雙手捧刀，愈看愈有尺寸，說道：「虜投降，伺候大人。」曹老三見忙接穩，說道：「將軍雖敗，不愧好軍人，我把這指揮刀，依然賜你帶。」

襖並將這優待的好意一體曉聞、可見他們還是客客氣氣、好問、打來打去苦的是平人、

男子也。觀劇者，則未必有意乎觀劇，而此此者，則已甚似于初觀其演雙獅圖、飾薛蛟者爲程連喜，生之舉止頗佳。老生之荒謬特甚，後以生惡此子，遂舍富連德，而之正樂社矣。三年子南來，此子亦應聘來滬，隸第一台，從未一觀，去年即去，從此不見其人。今亦舞台，不知由何處約來，登台之日，演路通知馬力，此戲從未領教過，聞爲滬伶編排，荒唐殊甚，此子爲京班出身，乃能此戲，其日趨下流，已不問可知。聞放平主台言，此子業已倒倉，唱調極低，速日聞亦舞，已無形取消，計良巧也。米倡戲員某，娶公司遂勸人購食該公司出品，以爲補救今日之米荒。該公司之端，豈又廉於今日之米耶。猶之上年金錢銀貴，勸人用金以代銀之缺，誠滑稽之甚者也。天氣酷暑，市上之衛生水，觸目皆是。冰淇淋，多冠以衛生二字，此物殊沁脾，爲一般熱中者所嗜，能不致病，衛生幸乃衛生，亦猶榕子之別號，衛生丸也。公司前，近製有牌樓、頤極王巧，但標以公，驟視之，疑幾爲喪家子。市上藥盤耳，爲最近似。

那小樓不禁也嘆喲一笑，隨即望見邵璧虎喊道：「二少爺也在這裏嗎？」

（一）  
（四）  
（○）  
李潤秋著  
禁止轉載

「老賤，你看見他，就嚷道：『位閣客，一君見他，就嚷道：』」

可有婆婆家  
各應、盧病雲

生所謂絕無難寫。信然。  
張嶺山和洪北江生行、寫盡友朋離合之感、讀之令人於邑終日。詩中以兩儀作襯、盡主賓開闔之能事。情不排抑、非常人所能刻劃得到者。

直皖決裂之初、友人阿劇戲謂人曰：天上每當破曉、天上忽有一八角式之明星、合主此事之兵禍乎。同文成笑開其妄、詎越數日、據天文家之報、果有是星、確為八角式、且有攝此星之形狀、刊之報端、於是羣異阿此星之言、復詰究竟、阿嚴曰：前戲之耳、是誠可怪也。余謂若子嗣、客耳耳耳、以人願天、余可殺戮贊成者、薄矣。少婦起而大后車夫、夫失庇

語見中山語話。錦之以備參考。

隨筆

湯者、有  
婦女聞之  
茅蓬、俾

好和好的樣子。我料半個銀錢更速必來，其時已八點鐘，他倒九句一刻，就預備好了頂好的香燭，到九句二刻五分、吩咐跑堂擺碟子、泡茶，果然九句半、跑到家裏的老四來了，我說秋不來，帶來了一個老四可不不是擲與麼？老解說：「僕小子因秋是不願下戲爲絕詩別律，信屈忽有莊客寄周瘦鵠，各請先施日報，忽有莊莊詩一首，即僕題第四律。」

不類下戲爲絕詩別律，格陳金白謂莊詩一宗山谷，則非僕所敢聞矣。昨三先生施美術師一欄，按即陰歷五月三十日，「有莊詩在百十二字只改承老四」是個半老徐娘也才有這一個俱樂部，在那裏呢？我說老四是徐敬奉老爺，聽說老四同他哥組織一個俱樂部，在那裏呢？我說老四是徐簡直是有督而不平的吳光新老將說，什麼莫都不去管它，但是也對峙姑及今之萬餘是此詩讀了讀人自心。

說他這一篇

今。無甚異。然此詩蓋自漢人自古  
之號。餘則無託。此若曰雷同。自  
字。增改大難爲級民。殺民亦余  
即僕則笑之。作一百二十字以改  
之。宗山谷。則非僕所敢聞矣。昨  
笑甚。竊心者。周瘦鰭。語諸先生  
近所爲。詭詩別四律。格陳金白謂  
即僕則笑之。作一百二十字以改  
之。宗山谷。則非僕所敢聞矣。昨  
笑甚。竊心者。周瘦鰭。語諸先生  
近所爲。詭詩別四律。格陳金白謂

做了，於是那

政介紹諒余大  
事意較書倩影索題、  
笑憶三數年去、稿  
檢便近年未刊之稿、  
諸先施日報、忽有莊  
題四律、信屈聲牙、  
高別創、格陳金白謂  
則非僕所敢聞矣、昨  
一欄、(按即陰歷五  
詩在焉、其後四絕  
作、一百二十字只改  
爲毅民、(毅氏亦余  
詠此、若曰雷同、自古  
此詩誰不識人與心

我們的晚飯